

林語堂
選集



讀書叢刊

(信書・跋序) 集選堂語林

10 刊叢書讀

堂 語 林：者 著
會員委輯編社版出書讀：者 編
宏 志 邱：人行發
社 版 出 書 讀：者版出
5 之號 1 街門金市北台：址 社
25 之號 179 街興嘉市北台：處絡連
號37路園公市中台廠刷印台中：所刷印
月 9 年58國民華中：版 初

號1668第字業台版內記登部政內

總經銷

環宇書局

台北市 58487 信箱

郵政劃撥帳戶 14714

元 16 價 定

序

跋

目錄

序跋

大荒集序·····	一
剪拂集序·····	五
新的文評序言·····	九
冰瑩從軍日記序·····	二一
西部前線平靜無事序·····	二五
英譯重篇小說弁言·····	二九
作文六訣序·····	三五
跋「不要冤枉宰予」·····	三七
跋罕因「牛羊之際」·····	三九
論語文選序·····	四一
「行素集」序·····	四三

跋西洋幽默專號·····	四五
有不爲齋叢書序·····	四七
浮生六記英譯自序·····	五三
流浪者自傳·····	五九
跋衆愚節字林西報社論·····	六一
關於「吾國與吾民」·····	六九
書信	
樵歌新跋·····	七五
——給章衣萍先生信·····	七五
與又文先生論逸經·····	八一
給玄同先生的信·····	八五
林語堂遊美印象記·····	九一
——給陶亢德的一封信·····	九一
答青崖論幽默譯名·····	一〇一
答錫祜先生·····	一〇五

復韓慕孫·····	一〇七
復徐緒昌·····	一〇九
答寶泉·····	一一一
答小夥計·····	一一三
強姦論語？·····	一一五
答吸煙失敗者·····	一二七
答羅家倫·····	一九
蚤虱辨·····	一二一
答靈犀君論論語讀法·····	一二七
答此生先生·····	一三一
與陶亢德書·····	一三三
再與陶亢德書·····	一三五
答答答先生·····	一三七
穿中裝才是怕考婆·····	一三八
復王靜·····	一四一

復黃傑·····	一四三
與徐君論白話文言書·····	一四五
與友人書·····	一五五
海外通訊·····	一六五
關於我的長篇小說·····	一六九

大荒集序

因爲想把這五六年來的零篇文字集成一書，便爲保存，所以想起集名。向來中國人的文集取名，都很雅緻，如同書齋的取名一樣，可以耐人尋味。因此想到已出的「剪拂集」，而以此集命名，應該與上集集名意義稍微聯貫，才有意思。最初想到「草澤集」、「梁山集」，都覺得不當。因而想到「大荒集」這名詞，因爲含意捉摸不定，不知如何解法，或是有許多解法，所以覺得很好。由草澤而逃入大荒中，大荒過後，是怎樣個山水景物，無從知道，但是好就在無人知道，就這樣走，走，走吧。

不過有一點，大荒旅行者與深林遯世者不同。遯世實在太清高了，其文逸，其詩仙，含有不吃人間烟火意味，而我尙未能。也許戈壁荒漠過去，就是深林，與木石交，與鹿豕遊，那末下一

次文集便須以「深林集」或「鹿豕集」名，但也許過去正是新都的十字街頭，也是可能的。總而言之，在荒野中的人尙不知道。

在大荒中孤遊的人，也有特種意味，似乎是近於孤傲，但也不一定。我想只是性喜孤遊樂此不疲罷了。其佳趣在於我走我的路，一日或二三里或百里，無人干涉，不用計較，莫須商量。或是觀草蟲，察秋毫，或是看鳥跡，觀天象，都聽我自由。我行吾素，其中自有樂趣。而且在這種寂寞的孤遊中，是容易認識自己及認識宇宙與人生的。有時一人的轉變，就是在寂寞中思索出來，或患大病，或中途中暑，三日不省人事，或赴荒野，耶穌、保羅、盧梭……前例俱在。

吾生平讀書絕少，無論中外文學，都是這樣。因爲不阿世好，所以也不趕看時行所尙的書。但是有時偶然得一好書，或發見一新作者，則歡喜無量，再讀三讀而獲益無窮。這就是孤遊者之快樂。但是我相信，凡讀書的人都應如此，必須得力於一家，不可泛覽，以致博學而無所成名。曾子高於子夏，就在這一點。讀書應取其性情相近者而精讀之，才容易於見解思想上有所啓發，如此時久日漸，自然也可有成就。常人學與思，總是學佔大部分而思少，就是因爲所學是趨時之學，不一定與自己思想能發生生活的關係。要多思不如少學，才不會精神浪費，但要如此，又非取孤遊辦法不可。棲棲皇皇，汲汲成名，人云亦云，是不足取的。我想從容的，慢慢的，如野遊般沿路讀來才好。像 Samuel Butler 那樣孤芳自賞的作家，是我所佩服的。

有人出書，是因爲偶然先想到一個書名，覺得太好了，非出不可，然後去做書；有人是先做好了書，才想起書名，甚至屢次易名，如同家中的寧馨兒，先生出來，再給取名，却因爲寵愛，連起三四個綽號，隨生隨滅，聽其自然，但也不覺得重複。名之來源，常人都不知道，有時做父母的也不知道。大半總是偶然呼出，覺得順口，音韻好聽，而有什麼極小故事的關係。大荒集，是先想出書名，屬於第一類的。今晨因想到書名，覺得音韻甚好，義也可取，所以也把一時感想寫成一篇序，序既寫好，又感覺不得不趕緊搜羅舊作，編集起來，待看能合書名否？

這只能是序書名，並非序書。至於書之內容皆係革命（指「北伐」——編者）以後之作品。但料想已無「剪拂集」之坦白了。而且並非包括我革命以後的最好作品。最好的還是我遊歐一年與我的小孩的通信，而那些通信的最好部分，並不是我寫的。

——選自「大荒集」。

大業集卷一 詩一 五言古詩一首 七言古詩一首 五言律詩一首 七言律詩一首 五言絕句一首 七言絕句一首

大業集卷一 詩二 五言古詩一首 七言古詩一首 五言律詩一首 七言律詩一首 五言絕句一首 七言絕句一首

大業集卷一 詩三 五言古詩一首 七言古詩一首 五言律詩一首 七言律詩一首 五言絕句一首 七言絕句一首

大業集卷一 詩四 五言古詩一首 七言古詩一首 五言律詩一首 七言律詩一首 五言絕句一首 七言絕句一首

大業集卷一 詩五 五言古詩一首 七言古詩一首 五言律詩一首 七言律詩一首 五言絕句一首 七言絕句一首

大業集卷一 詩六 五言古詩一首 七言古詩一首 五言律詩一首 七言律詩一首 五言絕句一首 七言絕句一首

大業集卷一 詩七 五言古詩一首 七言古詩一首 五言律詩一首 七言律詩一首 五言絕句一首 七言絕句一首

大業集卷一 詩八 五言古詩一首 七言古詩一首 五言律詩一首 七言律詩一首 五言絕句一首 七言絕句一首

大業集卷一 詩九 五言古詩一首 七言古詩一首 五言律詩一首 七言律詩一首 五言絕句一首 七言絕句一首

大業集卷一 詩十 五言古詩一首 七言古詩一首 五言律詩一首 七言律詩一首 五言絕句一首 七言絕句一首

大業集卷一 詩十一 五言古詩一首 七言古詩一首 五言律詩一首 七言律詩一首 五言絕句一首 七言絕句一首

大業集卷一 詩十二 五言古詩一首 七言古詩一首 五言律詩一首 七言律詩一首 五言絕句一首 七言絕句一首

大業集卷一 詩十三 五言古詩一首 七言古詩一首 五言律詩一首 七言律詩一首 五言絕句一首 七言絕句一首

大業集卷一 詩十四 五言古詩一首 七言古詩一首 五言律詩一首 七言律詩一首 五言絕句一首 七言絕句一首

大業集卷一 詩十五 五言古詩一首 七言古詩一首 五言律詩一首 七言律詩一首 五言絕句一首 七言絕句一首

大業集卷一 詩十六 五言古詩一首 七言古詩一首 五言律詩一首 七言律詩一首 五言絕句一首 七言絕句一首

剪拂集序

據說出文集是文人的韻事。在作者死後，朋友們替他搜集遺著以表示其愛好珍惜者且勿論，在作者生時刊行的，至少也應有悲歡交集的一種感慨，然而在我却是如枯木似的，一點的蓬勃的氣象也沒有。我惟感慨一些我既往的熱烈及少不更事的勇氣，顯然與眼前的沉寂與由兩年來所長進見識得來的沖淡的心境相反襯，益發見我自己目前的麻木與頑硬。這自然有種種的原因。一是自己年齡的不是，只能怪時間與自己。一是環境使然，在這北伐業已完成，訓政將要開始，天下確已太平之時，難免要使人感覺太平人的寂寞與悲哀。

在這太平的寂寞中，回想到兩年前「革命政府」時代的北京，真是我們追憶往日青年勇氣的壯毅及與政府演出慘劇的熱鬧。天安門前的大會，五光十色旗幟的飄揚，眉宇揚揚的男女學生面

目，西長安街擲竿拋瓦的巷戰，哈達門大街赤足冒雨的遊行，這是何等的悲壯！國務院前嗶剝的槍聲，東四牌樓沿途的血跡，各醫院的奔走昇屍，北大第三院的追悼大會，這是何等的激昂！其實，拿三一八屠殺而論，通共不過殺了四十八個青年，這在長了兩年見識的我們，還值得大驚小怪嗎？然而在當日；却老老實實不知墮多少青年的眼淚，激動多少青年的熱血，使青年開過幾次的追悼會，做過幾對的輓聯，及擬過多少紀念碑的計劃。到如今，紀念碑一個沒有成立，（除去燕大魏女士以外，劉和珍是沒有的）不但往日的熱血與悲哀，憤慨與眼淚只剩些冷冰冰的紙上空文，甚至欲再觀一個青年烈士追悼會而不可得。這種活潑有生氣的青年團結，大概是再看不到了。我們朋友當中做無名英雄的固然不少，而往日的學者與教授，正在效忠黨國的也自頗不乏人。時代既無所用於激烈思想，激烈思想亦將隨而消滅。這也是太平人所以感覺沉寂的原因。

有人以爲這種沉寂的態度是青年的拓落，這話我不承認。我以為這只是青年人增進一點自衛的聰明。頭顱一人只有一個，犯上作亂心志薄弱目無法紀等等罪名雖然無大關係，死無葬身之地的禍是大可以不必招的。至少我想如果必須一死，來爲國犧牲，至少也想得一班親友替我揮幾點眼淚，但是這一點就不容易辦到，在這個年頭。所以從前那種勇氣，反對名流的「讀書救國」論，「莫談國事」論，現在實在良心上不敢再有同樣的主張。如果學生寄宿舍沒有電燈，派代表去請校長裝設，這些代表們必要遭校長的指爲共產黨徒，甚至開除，致於無書可讀，則寄宿舍代

表愚見亦大可以不必做，還是做年輕的順民爲是。校事尚如此，國事更可知了。這一點的見解是於「莘莘學子」實在有益的。

所以這書中的種種論調，只是一些不合時宜的隔日黃花，讀者也儘可以隔日黃花視之，好在作者並無立說立言藏諸名山傳諸其人的夢想。激烈理論是不便於任何政府的，在段祺瑞的「革命政府」提倡激烈理論是好的，但是在革命已經成功的時代，熱心於革命事業的元老已不乏人，若再提倡激烈理論，豈不是又與另一個「革命政府」以不便？這是革命前後時代理論上應有的不同。

然而我也頗感覺隔日黃花時代越遠越有價值之必要，有時夾在書中，正是引起往日郊遊感興的好紀念品。愈在齷齪的城市中過活的人，愈會想念留戀野外春光明媚的風味。太平百姓越寂寞，越要追思往昔戰亂時代的鎗聲。勇氣是沒有了，但是留戀還有半分。遠客異地的人反要做起剪紙招魂的無謂舉動；南下兩年來，反使我感覺北京一切事物及或生或死的舊友的可愛。魂固然未必招得來，但在自己可得到相當的慰安，往日的悲哀與血淚，在今日看來都帶一點渺遠可愛的意味，所以只把這些零亂粗糙的文字，當做往日涉足北京文壇撮來的軟片。攝照的工藝實在粗糙的很，又未經照相專家照例應有的修改。不過所照的當日正人君子學者名流的影子實在多，而因爲是偶爾隨興所暗攝的，正人君子又不曾刮臉修髮正襟危坐來向我排八字脚，事後又未加以點綴

修飾，所以正人君子的面孔看來仍舊逼肖而特別親切。在當日是無何等意義的，時移境遷，看來也就別有雋趣。雖然還有粗拙的很，却也索性粗拙爲妙。這就是我所以收集保存他的理由。或者因爲所照的學者名流，當日雖是布衣，現在都居榮官顯職，將來一定還要飛黃騰越，因而間接增加這些他們布衣時代遺影的價值，也是意中事吧？吾文集之無聊，於此已可想見。

——選自「大荒集」。

新的文評序言

近十數年間美國文學界有新舊兩派理論上劇烈的爭論，一方面見於對現代文學潮流的批評，如 Stuart P. Sherman 所著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一書，一方面集中於關於文評的性質，職務，範圍的討論，如關於批評有無固定標準，批評是否創造等等爭辯。這些理論上的討論，可以說是以現譯的 Spingarn 「新的批評」一文（一九一〇）為嚆矢。由這種討論，我們也可以看出最近美國思想的一點生氣，雖然比不上法國文學界的富於創作的理論見解，至少難免有些微的影響於美國思想界，引起一點波瀾，來戳破那其平如鏡的沈靜的美國人的腦海。舊派中如 Paul Elmer More——據說也是一位閒暇階級——Sherman, Irving Babbitt——這些是大學教授——當然也有相當的毅力與見解，尤其是赫赫盛名的 Babbitt 教授。Babbitt 先生的影響於中

國「文壇」。這是大家已經知道的——如梅光迪、吳宓、梁實秋諸先生……有些是我個人的朋友，不過良心信仰，是個人的自由。他的學問，誰都佩服，論鋒的尖利，也頗似法國 Brunetière 先生，理論的根據，也同 Brunetière 一樣，最後還是歸結到古典派的人生觀；總而言之，統而言之，就是藝術標準與人生正鵠的重要——所以 Brunetière 晚年轉入天主教——而 Babbitt 稍爲聰明一點，以爲宗教最高尚當然是最高尚，不過並非常人所能蒞臻之境，所以轉而入於 Humanism，唯人論 (Babbitt 先生此字用法與通常所謂 Humanism 文藝復興時代的新文化運動不同，他的 Humanism 是一方與宗教相對，一方與自然主義相對，頗似宋朝的性理哲學。) 所以 Babbitt 極佩服我們未知生焉知死的老師孔丘，而孔丘門徒也極佩服 Babbitt 先生。我並非專在此地作謔，對於美國老師敢表不敬之意，故意將他與孔子相提並論，因爲至少 Babbitt 先生的性格是我所佩服。他不曾周遊七十二國，碰碰官運（自然這只是爲了要「行道」，目的非在做官！）遊說於當日吳佩孚段祺瑞之門，以求一逞，也不曾幹那種「時其亡也，而徑拜之」的玩意（當日的陽貨即一年前奉系中之楊宇霆，「孫馨帥」幕中之丁文江，怎樣可以稍事疏忽。）——至於新派中，在理論上自以 Spingarn 爲巨擘，不然這位教授也不至於被哥倫比亞大學辭退。Spingarn 是義大利美學家，思想家 Benedetto Croce 的信徒；十數年前 Croce 到美國演講，當然也加增新派思想以不少勢力。本篇原是 Spingarn 在哥倫比亞大學一九一〇年三月九